

數位人文的國際趨勢

涂豐恩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

就在過去五年之內，數位人文的研究在國際之間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。借用 Matthew Kirshenbaum 的說法，「數位人文」已經從一個詞彙，變成了一場運動。（註1）新的想法、新的計畫，以及新的成果，不斷在各地出現。這場運動雖然是以學術界為陣地，但影響的範圍卻不限於此。著名的紐約時報就曾經以「人文 2.0（Humanities 2.0）」為題，刊登系列報導，（註2）說明這個新興的領域，對大眾媒體與讀者而言，也充滿著吸引力。《數位人文的辯論》（*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*）一書的主編 Matthew K. Gold，因此宣稱當下是個「數位人文的重要關頭」（The Digital Humanities Moment），充滿著希望、機會，當然還有各種對未來發展的疑惑。（註3）

數位人文朝著四面八方快速地擴張，如果想要用單一趨勢予以概括，不免掛一漏萬。因此，本文並不打算對數位人文近年來的發展，進行完整的回顧與分析，而是打算就筆者所知所見，提供一些資訊與觀察。由於篇幅有限，文中無法對個別的研究做出深度評析，只能從概括性的角度，討論不同研究者之間共通的問題。需要稍加說明的是，由於筆者學力與語言所限，此處的「國際」趨勢，側重於英語世界的狀況。

2012 年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（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）所出版的《數位人文的辯論》一書，見證了數位人文

的蓬勃發展。當一個領域成長到一定規模時，內部對於這門學問的本質，必然會出現不同的想法與觀點。我們的討論，不妨就從這裡開始。《數位人文的辯論》一書，除了導論以外，一共分成六個部分：一、定義數位人文（Defin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）；二、理論化數位人文（Theoriz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）；三、批評數位人文（Critiqu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）；四、實踐數位人文（Practic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）；五、傳授數位人文（Teach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）；六、預見數位人文的未來（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）。每一部分都由數篇文章構成，討論數位人文引起的爭論。這樣的結構安排本身就傳遞著編者個人對數位人文的觀點與想法，而且值得討論。比如，數位人文是否需要被「理論化」，或是應該專注於「實踐」，學者之間未必有共識。

不同於一般小心謹慎、步步為營的學術論述，本書的作者不憚於提出一些具有挑戰性、刺激性的大膽構想。如長期提倡數位歷史（digital history）的 Daniel J. Cohen，在書中介紹了他所設計的 Digital Humanities Now（DHN）。這個實驗平台企圖利用資訊科技，匯合推特（Twitter）等資訊，整理出每週學術界的最新話題與趨勢，提供研究者參考。換句話說，當許多學者還認為推特（甚至是部落格）的內容過於破碎、不成

熟，而不具嚴肅意義之時，Daniel Cohen 已經在想辦法將他們轉化為對學術研究有所助益的資訊。（註4）

另外一些作者，則對數位人文的本質提出了各自的看法。如 Tom Scheinfeldt 在〈牛肉在哪裡（Where's the Beef?）〉一文中指出，數位人文學者與科學家有一類似之處，即兩者都相當依賴於「工具」。工具可以拿來解決舊問題，但這也是數位人文學者時常碰到的質疑：數位人文所發展出的工具，是否解決了什麼過去無法解決的問題？從目前的成果看來，Tom Scheinfeldt 坦承，答案恐怕是「很少」。但他又以西方科學史的發展為例，強調知識的發展不盡然是先有了問題才去尋找解決的工具，有時反而是先有了工具，問題才從中慢慢浮現。他因此要說，「解決問題」不該是評量一個數位人文研究的唯一標準。（註5）

Tom Scheinfeldt 也認為，對數位人文學者而言，「方法」重於「理論」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他就說數位人文之所以常常被形容成「友善」、「開放」，不只是因為這個領域還很年輕，需要廣納人才，也不只是因為數位人文的研究時常需要多方合作。他認為這也是因為數位人文的辯論，往往集中在「方法」的層面。方法的優劣，不涉及個人立場與觀點，而是可以用研究的客觀結果評判，也因此不會有無止無盡的爭論。有趣的是，Tom Scheinfeldt 的這番說法，恐怕本身也要引起不少爭論。（註6）

《數位人文的辯論》另一層面的重要性，在於它出版的過程與形式。書中文章在完稿後，並未直接交付匿名審查，而是以半公開的形式，刊登於網路之上，利用 Common Press 的平台，讓書中作者可以對於彼此的文章，逐句提出意見與批評。如此一來，作者不但可以收到不同的意見，也能提前閱讀書中其他作者的文章，以做出相應的修改。在上述過程完成後，文章才交由主編與匿名審查人評審。此外，既然主題是數位人文，本書的出版管道也不限於傳統的紙本印刷，而是推出「開放取用 (Open Access) 版本」，將內容同步刊登於網路上，提供大眾閱讀。同時，網站上還提供標註的功能，每一名讀者都可以將自己覺得特別有趣的地方加注記號，和其他人分享。而作者和讀者也都可以看到那些句子與段落特別受到歡迎。這種強調分享與互動的模式，充分利用了數位資訊所能創造的新閱讀體驗。

1.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的網頁

類似的精神，也展現在近期其他數位人文的出版物上，包括《數位人文季刊》(*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*)。(註7)這份自 2007 年起發行的季刊，已經成為數位人文研究的重要陣地。季刊的內容，同樣全數在刊載於網路上，儘管網站的閱讀介面不如《數位人文的辯論》來得多功能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季刊網站上註明了採取

了創用 CC (Creative Commons) 的使用規則。所謂創用 CC，簡單而言，就是只要在不商業使用的前提下，讀者只要註明原作者名稱與來源，即可不受限制地自由轉載文章。這種鼓勵分享的原則，和傳統出版物上「版權所有、翻印必究」的作法，可以說是相當不同的精神。(註8)除了《數位人文季刊》外，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 Cross-Currents: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，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所設計、從圖像看東亞歷史的 Visualizing Cultures，也同樣都採取了相同或類似創用 CC 的規則。這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小部分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參照。

2. 荷蘭國家博物館

同樣值得矚目的，是國際間幾個大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紛紛開放其數位資源，提供免費的非商業使用。如大英圖書館 (The British Library) 與著名的數位典藏計畫 Internet Archive，分別將其數位典藏中的數百萬張圖像，公開於網路相簿 flickr。除以上兩者之外，該典藏計畫還包括了來自如澳洲皇家歷史學會 (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)、丹麥國家博物館 (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)、蘇格蘭國家圖書館 (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)、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(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) 等數十個單位的藏品。(註9) 荷蘭的國家博物館 (Rijksmuseum) 則趁著其館場整修完畢，

重新開館之際，同步在網站上公布了數十萬張珍藏名畫的高品質影像檔，不但開放下載，還鼓勵讀者自由地創作運用。過去博物館經常館藏視為珍寶，就算是藏品數位化之後，往往也要設下重重障礙，不輕易開放示人。但荷蘭國家博物館的舉動，說明了開放政策未必會對實體博物館帶來負面影響，反而可能讓館藏有更多接觸大眾的機會。

3. 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

另一個抱持開放政策的網站，則是由著名歷史學者 Robert Darnton 領軍的「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」（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, DPLA）。2007 年接任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的 Darnton，一直希望能推倒知識的圍牆，讓所有知識都能夠公共化，DPLA 就是他近年最為努力的計畫。簡而言之，DPLA 的理想與 Google 當年所推出的 Google Books 十分類似，目標都是將所有人類所出版過的書本數位化，讓任何人都能在網路上閱讀、使用。只是 Robert Darnton 認為，Google 既然是營利組織，與公共利益終究不是他們的最重要考量——過去 Google 與作者和出版社之間，已經為此有過不少摩擦——想要讓知識公共化，唯一的辦法只有另起爐灶，以非營利的形式運作，因此有了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的計畫。（註 10）相較於 Google books 聚焦於全文檢索、相對被動的設計理念，DPLA 的網站上則設置了展覽、探索等頁面，企圖引領讀者進入

資料庫中數以百萬記的資源。

當圖書館從實體世界延伸到了虛擬世界，圖書館員的角色也要隨之產生變化。Robert Darnton 所領導的哈佛大學圖書館，近年來曾因此讓管理階層與館員之間產生了不少摩擦。館方的政策是要積極調整轉型，迎向數位時代，但館員對此則充滿疑慮，他們懷疑：這是否將成為另一個裁員的藉口？儘管目前情勢尚未完全明朗，但已經可見一些初步的改變，比如一部分分館開始徵求數位檔案管理員（Digital Archivist），或是數位人文館員（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ian）。而哈佛商學院圖書館，也將一部分圖書館員的頭銜改成了「資訊研究專家（Information Research Specialist）」，與傳統圖書館員的工作相比，他們的角色顯然更側重於協助研究者利用圖書資源，不論是實體資料或是數位資源。

哈佛大學只是諸多例子之一，其他研究單位也創造出新的職位，如前述之數位人文館員，或數位策展人（digital curator），以協助研究者與研究單位本身更加善用數位時代的資源。當然，圖書館不可能完全拋棄其原本之角色，只要實體書尚未完全消失，圖書館就必須持續這一部分之業務。因此，許多學校便另外成立數位人文研究中心，專職數位人文研究相關之工作。

數位人文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，是它在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。過去數位人文不時被批評是以研究導向，輕忽了教學的重要

性。的確，從數位人文過去的爭論，還有各種的研討會與出版品看來，教學似乎並非是這個領域中的重點。當數位人文不斷強調帶來新的研究可能性時，教學看起來像是一個不那麼令人興奮的、次要的工作。

不過，如果把定義稍微放寬一些，那數位科技確實也開始為人文學教育帶來新的衝擊。近年來最引人矚目的，無疑是「大規模線上教學課程」（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, MOOC），紐約時報甚至將 2013 年定位為「The Year of the MOOC」。其實線上課程由來已久，但這兩年的發展格外熱烈，著名的平台如 Coursera、Udacity，還有由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創辦的 EdX，都吸引了眾多的學生參與。這一波線上課程的流行，與過去有些不同。以往的線上課程，只是將課程資料或是上課錄影公布於網路。新的 MOOC 則希望可以提供整合性的體驗，讓使用者透過網路，上一門真正的課。因此，每一個使用者（即學生）註冊之後，除了要定期收看影片，完成作業，更不時會收到授課老師的來信，還可能與助教或同學們互動。若按部就班地完成所有要求，則可以得到證書。

MOOC 有個神聖的理想，要透過網路將教育傳遞給更多的人。但隨著 MOOC 的擴展，相關的爭議也跟著產生。比如，美國的聖荷西州立大學（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）的哲學系教授就撰寫了一封公開信，給哈佛大學著名的哲學教授 Michael

Sandel——後者所任教的「正義」，是網路上最著名的課程之一。他們說，美國許多公立大學打算購買這些線上課程，取代原本的課程。校方宣稱，這個作法可以提供學生常春藤大學的教學內容與品質，但聖荷西大學的教授質疑，學校真正的考量是借此節省經費，減少聘僱的教師。他們質疑：這種奠基於成本計算的模式，最終傳遞了什麼訊息給學生？私立學校的學生，可以跟知名教授面對面互動，而公立學校的學生，是否只得觀看他校的教學錄影？此外，任教 MOOC 的知名教授擁有規劃課程的權力，公立學校的教授們則有可能淪落為助教的身分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人文學科的核心是認識世界的複雜與多樣，那怎麼能接受特定教授的課程，那怕它再怎麼精采能夠一體適用於所有校園？這無疑牽涉到人文知識與教學的本質。（註 11）

換言之，人們質疑，在數位教學的美好前景下，其實暗藏了種種問題。一旦 MOOC 成為主流，說不定是讓資源豐厚的菁英學校，像帝國一樣擴張其版圖，讓原本教育資源的不平等更加惡化，讓原本應該多元的人文教育變得單元化。此外，大眾媒體的報導，喜愛強調 MOOC 課程的參加人數以萬人計，但追蹤調查卻發現，報名後真正完成課程者往往相當少數，也讓人質疑投資與成效間是否不成比例。

儘管有這些疑慮，數位科技正在改變著人文學科研究與教學的趨勢，確實不可忽

視。本文內容雖然著重於英語世界，但這股趨勢絕不限於英美等地，如鄰近的日本，數位人文學同樣開始受到重視。東京大學近期推出了跨學院的「數位人文學程」，日本的數位人文學者，也在2014年起出版日本數位人文學刊（*DHjp*），至今已經發行四期。其他如國會圖書館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、立命館大學，對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的研究更是關注已久。（註12）本文介紹這些數位人文研究的國際趨勢，並非主張臺灣應該要跟隨他人。相反地，臺灣或應該先評估自身的優勢與劣勢，才能在這股趨勢中找到定位，發展出一套適合的發展策略。

【註釋】

1. Matthew Kirshenbaum, "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'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?" in Matthew K. Gold, ed., *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* (Minneapoli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2012). <http://dhdebates.gc.cuny.edu/debates/text/38>
2. http://topics.nytimes.com/top/features/books/series/humanities_20/index.html
3. Matthew K. Gold, "The Digital Humanities Moment," in *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*. <http://dhdebates.gc.cuny.edu/debates/text/2>
4. Daniel Cohen, "Introducing Digital Humanities Now," in *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*. <http://dhdebates.gc.cuny.edu/debates/text/10>
5. Tom Scheinfeldt, "Where's the Beef? Does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to Answer Questions?" in *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*. <http://dhdebates.gc.cuny.edu/debates/text/18>
6. Tom Scheinfeldt, "Why Digital Humanities Is 'Nice'?" in *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*. <http://dhdebates.gc.cuny.edu/debates/text/36>
7. <http://www.digitalhumanities.org/dhq/>
8. 另一個例子還有數位人文宣言（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），網址：<http://manifesto.humanities.ucla.edu/>
9. <https://www.flickr.com/commons>
10. <http://dp.la/>
11. Nathan Heller, "Laptop U," *The New Yorker*, May 13, 2013, <http://www.newyorker.com/magazine/2013/05/20/laptop-u>.
12. 對日本數位人文有興趣的讀者，可參考楊曉捷、小松和彥、荒木浩編，《デジタル人文学のすすめ》（東京：勉誠出版，2013年）。